



# 寄居

當你遠遠凝視深淵時，深淵也在凝視著你。

——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 詹傑

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碩士。

任職藝文雜誌特約撰稿、電視電影舞台劇編劇。

文字作品曾獲林榮三文學獎、府城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小說暨劇本獎、台北文學獎劇本獎、俞大綱劇本獎，二〇一一年以書寫二二八歷史人物謝雪紅故事《逆旅》，獲台灣文學獎劇本創作金典獎。

電子信箱：[happypoiul@yahoo.com.tw](mailto:happypoiul@yahoo.com.tw)

## 場景

一處位於蘆洲，坪數不大的老舊公寓客廳。

經裝修後的房舍色調新穎，然而內部家具陳設

卻顯得寒酸簡陋。

屋子中央，突兀地懸掛一展異常華麗的吊燈。

吊燈旁，有個隱形的天花板破洞。

## 角色

方麗嬪：三十八歲。

鄭華忠：四十五歲。

彭吉梅（彭老太太）：七十九歲。

## 第一場

（黑暗中，麗嬪按下開關，屋裡霎時亮了起來。）

（屋子中央，華麗吊燈發出絢爛光芒，讓屋裡的每樣東西看起來都不大一樣。）

（扶腰挺著四個月身孕，麗嬪滿意地看著一切，當目光瞥到吊燈附近天花板的一個小洞時，卻忍不住皺起眉頭。麗嬪走近，前前後後打量天花板的小裂口，嘴巴念念有詞。）

（麗嬪拿起電話，撥出，目光仍牢牢盯著天花板。）

麗嬪：喂？「你家就是我家」裝修公司嗎？……我是前幾天有打電話過去的方小姐……對，方芳芳的方！……我之前有請你們派師父過來，可是已經過了好幾天，都沒看到人……現在的狀況啊？……就是天花板有個小洞，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又看了吊燈一眼）我們換了顆燈泡就變這樣了……麻煩你們動作快，雖然不會漏水，但生活上很不方便，……好，請你們多幫忙。



(掛上電話，麗嬪四處找著電視遙控器，但注意力還是忍不住圍繞著天花板裂口。下定決心不去管它，麗嬪按了按遙控器，場上傳來電視購物頻道聲音，主持人中氣十足在賣產後束腹帶，言詞句句擊中居家婦女要害。麗嬪聚精會神看著，忍不住拿起電話想訂。)

(一拿起電話，麗嬪像是想到什麼，立刻回神，趕緊調低購物頻道音量，過了一會，又轉到 Discovery 探索頻道，並將音量調大，彷彿屋子裡有一大群人同時在看，但注意力又回到了天花板。撐沒多久，麗嬪感到煩躁將電視關上，無聊摸摸自己的肚子、跟寶寶說說話，攤開報紙繼續殺時間。)

(門口傳來鑰匙開鎖聲音，華忠入，手上提

著一袋便當。麗嬪從報紙裡探出頭來，兩人四目相交，像是第一次看到彼此，略略停頓後，不約而同笑了起來。麗嬪走向華忠，想給他一個熱情的吻，但動作生疏笨拙，肚子一直卡到，最後兩人還是勉強抱了一下。)

華忠：我第一次發現回家這麼好。

麗嬪：難道你以前都不想回來？

華忠：那不一樣。自己的房子、自己的老婆、自己的家，多好！

麗嬪：我就說吧！早點把貸款繳完，光是用聞的，空氣都變新鮮了！

(停頓)

華忠：老婆，娶到你真好。

麗嬪：這句話，你十幾年前就該說了。

(麗嬪接過華忠手上的便當，用不同盤子將菜一一盛裝，弄成一大桌。)

華忠：妳今天在家做什麼？

麗嬪：幫你女兒胎教！提醒她以後要找一個家裡住帝寶的男人嫁，才不用跟她媽一樣辛苦。

華忠：如果她沒妳這麼聰明能幹，不找個有出息男人嫁還真不行。

麗嬪：(看了一眼華忠)你們主任今天又找你磕啊？

華忠：(盯著天花板裂口)那個洞是不是變大了點？都可以看到樓上的天花板了。

麗嬪：看到又怎樣？只有我們自己著急！我打電話去催了，這幾天就會有人來修。

華忠：那盞燈好像隨時會掉下來。

麗嬪：牢得很，你少胡說八道！就算真砸了，保固五年可以再換一盞新的。

華忠：第一次聽到買燈還有保固。

麗嬪：怎麼沒有。花了這麼多錢，我等於是把一台機車吊在上面。

華忠：機車還可以騎，妳這燈……

麗嬪：(搶話)這盞燈照亮我後半輩子。(頓)靄玲他們家有一盞，我為什麼不行？他們家房子是自己的，我們家現在也是了。哪天我也要找她來看看，讓她好好稱讚一下，體會那是什麼滋味？

華忠：哪有人記恨記那麼久。

麗嬪：他們家就住樓上，我能忘嗎？

華忠：好好好，妳喜歡就好。

麗嬪：你不要再跟我囉唆。孕婦脾氣都很暴躁的，我跟你說。

華忠：那妳什麼時候請她來？把錢都拿去買燈，就沒法買其他家具了。

麗嬪：所以你要更努力啊！別以為現在有房子，就可以開始等退休。



華忠：（嘆氣）那我什麼時候可以喘口氣？

麗嬪：等我沒氣的時候。

華忠：（自言自語）那我有得等了！

麗嬪：你一個人碎碎念什麼？

華忠：（刻意大聲）我說老婆，娶到你真好。家有

麗嬪，如有一寶。

（停頓）

麗嬪：（埋怨）家裡有太多寶也不見得是好事。

華忠：（頓，意會過來）媽回來了嗎？

麗嬪：我看到她房裡有行李。人不知道去哪了。

華忠：她這趟從大陸回來，妳要對她好點。

麗嬪：我還不夠好？我只差沒有每天早上下跪奉

茶了！還是你要我明天開始跪？

華忠：我不是那個意思。我只是擔心她這趟去大

陸，不知道遇上了什麼事。前幾天都聯絡

不上，怎麼突然就回來了。

麗嬪：你不會自己問她？

華忠：妳問。

麗嬪：我問？

華忠：讓妳表現一下。

麗嬪：省省吧你。我要是問多了，等等又要跟鄰

居告狀，說我存心趕她走，搞得像民視八

點檔一樣。

（華忠摟著麗嬪。）

華忠：妳知道媽的個性就是那樣。她嘴巴愛嘮

叨，心其實比誰都軟，妳慢慢就可以感覺

到了。

麗嬪：我已經感覺十多年還感覺不到，神經都要

麻痺了。

華忠：再怎麼說，這棟房子她也有出錢。她還把

自己房子賣了。

麗嬪：所以她跟我們住一起啊。而且不趁那時候

趕快買，等房價漲起來了，想買也買不起。現在捷運蘆洲線一通，你不知道最近這裡漲多兇，算下來我們等於賺到一部車子。

華忠：那車子什麼時候讓我開上路？

麗嬪：等你女兒上完幼稚園、小學、國中、高中、大學、研究所，而且你還要保佑她都念公立的。

華忠：等到那時候我也開不動啦！

麗嬪：現在最重要的，是要趕在你女兒出生前把這房子弄好。家裡空成這樣能看嗎？我可是每天都跟她說，我們家到處都是柚木家具，好像住在森林裡。

華忠：做人真難吶，還沒出生就上當了。

麗嬪：（頓）我最近才想通爲什麼這世上雙胞胎這麼少！

華忠：那是機率問題。

麗嬪：才不是。你想想看，你這輩子什麼時候

二十四小時有人伺候，而且包吃包住包養，全包了還不用打掃。住得這麼舒服，你哪願意跟別人擠？難怪嬰兒出生的時候都哭不停！

華忠：（盯著麗嬪）妳每天都在家都在想這些事啊？

麗嬪：……我在家也看很多報紙啊。（突然想到什麼，顯得很興奮）你知道我今天看到一則新聞，說大家去沙灘玩，把貝殼都撿光了，害那些光溜溜的寄居蟹只能把瓶蓋當家。結果整片沙灘，黑松、舒跑、寶礦力水得跑來跑去的。

華忠：那不是滿慘的嗎？

麗嬪：換個角度想，起碼現在我們有自己的房子了。

華忠：妳這叫幸災樂禍！

麗嬪：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華忠擺了一個不置可否的表情。）



華忠：說不定那些寄居蟹覺得自己臉丟大了，連個像樣的房子都搞不定，只好用垃圾把自己蓋住！

（停頓。麗嬪握住華忠的手。）

麗嬪：今天到底誰讓你不高興啦？

華忠：是上次那個短命相主管。他今天找我去談話。

麗嬪：他怎麼老愛找你談話。

華忠：前幾天公司舉辦信用卡部門年會，各地分行的業務組長和經理都來了。結果他劈頭第一句話，就說我們組的業務量今年又是最後一名。

麗嬪：你們不是每年都最後一名，有什麼好氣的？

華忠：在場所有人都沒出聲，只有偉奇發言。

麗嬪：他替你說話嗎？

華忠：是就好了。他當大家的面，說華忠已經很努力了，別太苛責他。

麗嬪：這樣不是挺好的？

華忠：妳聽不出來啊？華忠很努力了，但因為他實在沒能力，所以別苛責他。

麗嬪：喔。

華忠：我最近還盼望有個分行經理的空缺要遷調。他這樣一講，輪得到我嗎？

麗嬪：我就跟你說，他們夫妻倆一個樣。什麼樣的老婆，嫁什麼樣的老公。

華忠：我今年都四十五了，還在幹業務組長。我真不敢想！

麗嬪：結果你主管今天找你說什麼？

（停頓）

華忠：他說我是羚羊。

麗嬪：（忍不住笑了出來）羚羊？你看看你自己的

肚子？

華忠：那是一種比喻。

麗嬪：（止不住笑）所以你是隻肥羚羊！

華忠：（恨恨地看了麗嬪一眼）他說我是一隻羚羊。

羊。找不到客戶就等於找不到草吃，只能被追。

麗嬪：被誰追？

華忠：獅子。

麗嬪：誰是獅子？

華忠：他。

麗嬪：他追你做什麼？

華忠：追著我要業績。

麗嬪：所以呢？

華忠：所以他要我跑在他前面，自己想辦法找到草，最好讓一大堆草蓋住，別老是讓他盯著我。現在一把年紀，他說他也快跑不動啦。

麗嬪：他有跟你提到升遷的事嗎？

華忠：他說上頭還有更大的獅子在盯著他，他也

愛莫能助。

麗嬪：這樣不就沒指望了。一層層上去，一堆獅子，你能升到哪去啊？

華忠：也不能這樣講。我們都有怕的東西。

麗嬪：怕什麼？

（華忠盯著麗嬪。）

麗嬪：你找死啊！

華忠：小何建議我乾脆辭職，跟他去搞期貨投資。押對寶，一賺一大票，以後都不愁吃穿。

麗嬪：那要押不中呢？他只有一個人，你有我們一家子要養。

華忠：我知道。所以我只好繼續安分地跑給人追。

(樓上傳來開門聲。麗嬪一察覺到動靜，趕忙起身。)

華忠：妳幹嘛妳？

(麗嬪示意華忠保持安靜。自己跑去門邊，開了又關上。)

麗嬪：(刻意大聲) 華忠你回來啦，快去洗手，等等就可以吃飯嘍。

華忠：什麼？

麗嬪：(小聲) 我怎麼說，你怎麼應。

華忠：(刻意大聲) 喔……那我先去洗手。

麗嬪：(刻意大聲) 我今天忙著刷地、換窗簾，來不及去買菜，吃得比較簡單！

(華忠看看四周，覺得很亂。)

華忠：(小聲) 搞什麼啊？

麗嬪：(刻意大聲) 桌上有醉雞、糖醋魚，等等再炒個空心菜就可以開飯了。

華忠：(小聲) 哪來的糖醋魚？

(麗嬪惡狠狠瞪了華忠一眼。)

華忠：(刻意大聲) 喔……沒關係，只要是妳煮的，我都喜歡。

(樓上燈暗，門開了又關上。)

(麗嬪和華忠兩人放鬆。)

華忠：今不是吃雞腿飯和魚排飯？

麗嬪：我上次跟靄玲說我挺著肚子照樣打掃燒飯，難道你要我漏氣啊。

華忠：平日不都我在打掃。

麗嬪：你少囉唆。

(門鈴響起，兩人都感到詫異。)

麗 嬪：你約了人啊？

華 忠：沒有。

(門鈴又響。)

彭老太：(從門外)是我！

華 忠：媽妳怎麼沒帶鑰匙。

麗 嬪：(嘀咕)追我的母獅子來了。

(華忠起身，趕緊去開門。)

彭老太：看我這記性。拿了別人家的鑰匙，就忘了

自己家的。

華 忠：媽妳下飛機怎麼沒叫我去接妳。

彭老太：不用。一點路還要接來接去，浪費時間。

華 忠：麗嬪說一早看到行李，沒看到人，有點擔

心。

彭老太：該擔心的是我吧。太陽曬屁股了，還不起來。我還以為她昏倒在床上。

麗 嬪：我最近人不太舒服，有點暈。

彭老太：一想到我快回來了，妳能不暈嗎？

華 忠：媽，孕婦容易累，難免的。

彭老太：妳當我沒生過孩子啊。我以前挺個大肚子照樣清早起來打掃燒飯。要是遇上每個月村裡發米，軍用卡車還沒開過來我就先衝了。每包米都有我肚子那麼大，我照樣一人扛回家。

麗 嬪：(低聲)現在米去超市買就有了，搶什麼。

彭老太：妳在那嘀咕什麼？

麗 嬪：沒有！……媽妳這次出國好玩嗎？

彭老太：我是去玩的嗎？我是回去，不是出國。

麗 嬪：喔……

華 忠：(打圓場)回去有看到什麼老朋友嗎？

彭老太：有，一個都沒少。一座一座的，立在地上



整排。

華 忠：（尷尬）大舅呢？前幾年打電話來拜年，聲音大得不得了，我耳朵都聾了。

彭老太：也走啦，還給我留了本相簿。一打開來看  
吶，才發現我真老了。

華 忠：哪會，妳是我們這附近最年輕的老人。而且等麗嬪孩子出生，還要妳來帶。

彭老太：（被逗笑）有麗嬪就行了，用得著我嗎？

麗 嬪：（緊接）當然要！媽，沒妳不行。人家不是  
常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

彭老太：唉呦，這寶物都是埋在地下的，不然就不  
值錢了。

（麗嬪嘟著嘴，不說話了。）

華 忠：媽妳腦袋這麼好，想埋還輪不到妳。

彭老太：這種事誰說得準。你大舅有天早上起來，  
喊冷，自己去倒杯水喝就走了。

華 忠：那……妳這次去有看到喜歡的嗎？

彭老太：喜歡也沒用！現在不比以前，在那想買塊  
墓地跟你們買房一樣難。地點差的全擠滿  
了，地點好的，又貴得不像話。要排隊、  
要塞紅包，買了地還要找管理員，搞得跟  
社區大樓似的。整套弄下來一百多萬，這  
還不包括手續費。

華 忠：那沒錢的怎麼辦？

彭老太：沒錢有沒錢的死法。當地政府弄了一批迷  
你墓，就幾塊地磚那麼大。

麗 嬪：那怎麼葬？

彭老太：站著。

華 忠：站著？那不就要盯著別人後腦杓，或是跟  
人面對面。

麗 嬪：那要是跟胖子當鄰居，不被擠死了。

彭老太：所以我不幹。辛苦站了一輩子，難道要  
我死後還站著！

華 忠：還是我陪妳在臺灣四處看看，說不定有喜

歡的。

彭老太：……人活著總是要落葉歸根。地方再好，也是別人的。

麗 嬪：（插話）媽，上次賣房子妳不是還剩兩百萬，應該還夠啊。

（停頓）

彭老太：所以我就說沒麗嬪怎麼行。身邊還剩多少錢，我自個兒都記不清楚了。

麗 嬪：（想辯駁）我……

華 忠：（搶話）麗嬪的意思是，不夠的我們全補上。她上次就是這麼跟我說的。

彭老太：她的意思就你懂，我真猜不透。（往桌上的便當菜瞧）認識她這麼久，我是到剛剛才知道她會做糖醋魚和醉雞。

（麗嬪和華忠嚇一跳，抬頭看了看天花板。）

麗 嬪：媽，剛剛是妳在樓上！

華 忠：妳在上面做什麼？

彭老太：我去看看電燈和熱水器關了沒。一直開著，耗電！

華 忠：妳去看別人家的熱水器做什麼？

麗 嬪：不對，媽妳哪來的鑰匙？

彭老太：偉奇和靄玲交給我的。

麗 嬪：他們幹嘛給妳鑰匙？

彭老太：早上我在樓梯間碰到他們兩個大包小包，匆匆忙忙趕著出門。說要去上海一趟，家裡託我幫忙看著。

（華忠氣惱。）

麗 嬪：這下好了。人家去上海吃大閘蟹，我們忙著修房子。

華 忠：唉喲，媽，別人的事妳別管嘛，這像什麼樣！



彭老太：有什麼好計較的！你們都幾十年老同學、老同事了，人家還喊我一聲彭媽媽，就這點小忙能不幫嗎？

華忠：這不是擺明拿妳當看門狗！以前還是我帶他們來「看」房子，現在要我們家來替他們

「看（ㄎㄎ）」房子。

彭老太：哪有這麼嚴重！

華忠：妳不曉得，他故意買在樓上！就像以前大學住宿舍，他老愛撿我上鋪睡。

彭老太：你就這點小心眼的毛病改不掉！難怪現在還在幹給人跑腿的工作。

麗嬪：媽這話有理。以前我還盼望嫁個開賓士又會做家事的男人！哪知道你現在家事越做越多，車子越開越小。

彭老太：我兒子要是開賓士又會做家事，還輪得到妳嫁給他嗎？

（麗嬪氣惱。）

彭老太：反正我現在也死不起。多活一天算一天，有個事做也挺好的。

華忠：等他們回來，我一定要好好跟他說清楚。

麗嬪：最好別回來！不然靄玲包管又要跟我現她買了哪些東西。

（彭老太往餐桌走去，轉身看猶自嘮叨的兩人，搖搖頭。）

彭老太：吃飯啦！麗嬪的糖醋魚和醉雞都要涼了。

——漸暗——

## 第二場

（暗場，舞台一角床頭燈亮。華忠臥躺在床上，入迷地看著汽車雜誌。）

（麗嬪出現，穿一件大衣，嚇了華忠一

跳。華忠上下打量麗嬪的怪異裝扮，麗嬪卻忙著照鏡子。）

華忠：妳去哪？

麗嬪：去樓上餵魚。媽先睡了，吩咐我去一趟。

華忠：喔。

（停頓）

華忠：那條魚這麼能吃啊？

麗嬪：幹嘛？

華忠：妳去了半小時。

麗嬪：你一定想不到，那條魚住得比我們還好。

牠住的魚缸還有個小院子。

華忠：所以那條魚請妳去牠家泡茶嘍？

麗嬪：很難笑。

華忠：不然妳怎麼去了半小時？

麗嬪：你知道嗎？他們家明明坪數跟我們一樣，

怎麼感覺起來大很多。

華忠：就算他們家再大，妳也不可能逛三十分鐘才下來。

麗嬪：……我就順便繞一繞。

華忠：妳幹嘛在別人家裡繞一繞！

麗嬪：我要是沒有去繞一繞，我就永遠都被蒙在鼓裡。你看！

（麗嬪突然脫下大衣，裡頭穿了一件紅色火辣套裝，卻因為麗嬪的懷孕身材，變得有些滑稽。華忠看傻了。）

華忠：這衣服哪來的？

麗嬪：靄玲的衣櫃。

華忠：妳去人家家裡繞一繞，還繞到別人的衣櫃裡！

麗嬪：這是我的衣服！

華忠：妳的衣服怎麼放會在靄玲的衣櫃，妳瘋



啦？

麗 嬪：我是氣瘋了！這衣服本來是我要買給自己的，犒賞結婚十週年的，誰知道最後被「某個人」先買走。還不只這件，她整整一櫃衣服幾乎都是我先看上的。

華 忠：等等等等，結婚十週年我們不是說好先不慶祝，把錢拿去付房子頭期款。而且什麼叫犒賞？

麗 嬪：那不是重點！難怪靚玲從來都不找我去她家喝茶，真不知道這什麼心態！

華 忠：妳不要跟她去逛不就好了。

麗 嬪：不跟靚玲去，難道跟媽去啊？跟她去我連買瓶礦泉水都要被念！

華 忠：那妳不會看到喜歡的，就馬上買。

麗 嬪：這要怪誰。

（麗嬪瞪著華忠。）

華 忠：怪我，怪我。

麗 嬪：本來就怪你！自從嫁給你，我連買衣服都搞得像探病一樣！去一次不夠，還要去第二次、第三次，等我考慮好、存夠了錢，衣服早被搶走了！

華 忠：買東西本來就應該先想清楚。

麗 嬪：以前我才不用想！你還記不記得勝凱？就是家裡有兩間家具工廠那個小開。我跟他去逛街，只要用眼神掃幾下，店員就立刻幫我包起來了。

華 忠：妳不是說那個勝凱有香港腳和狐臭，妳就算死也不願意嫁給他。

（麗嬪氣得不講話。）

華 忠：好嘛，現在我們有自己的房子，以後妳想怎麼買就怎麼買。

麗 嬪：但這口氣我吞不下去。

華忠：妳都把人家的衣服穿回來了，還想怎樣。

麗嬪：反正他們一時半刻回不來。我要在那之前，把整櫃的衣服全部穿過一遍。

華忠：隨便妳。

麗嬪：那些衣服穿在我身上好看多了。

華忠：是是是。

（華忠撇撇嘴，又回去看汽車雜誌。翻了幾頁，突然發現什麼，把雜誌推給麗嬪看。）

華忠：妳看！與其把錢拿去買衣服，還不如買一

部最新款的智慧房車回家。省油、氣派，還會跟妳說話，月底前買有送限量紀念

禮。

麗嬪：你每天跟我說不夠，還有時間跟車子說？

華忠：那不一樣，妳又跑不快。

麗嬪：（又把雜誌拿來看）欸，我剛剛在樓上有看到這部車。

華忠：妳做夢啊？

麗嬪：真的，有一整面牆放了這台車的掛畫，旁邊還有輛汽車小模型。

（華忠又仔細看了看雜誌。）

華忠：紀念禮就是那個！

（麗嬪比手畫腳地形容，華忠則漸漸情不自禁地投入對車子的想像。）

麗嬪：車子前面的燈，形狀很像人的眼睛。

華忠：水滴式雙砲筒頭燈，鍍鉻飾材，雍容華貴。

麗嬪：車頭是圓的。

華忠：流線車身，充滿視覺張力，弧型車頂一路延伸到尾燈，展現婀娜腰線。

麗嬪：整台車看起來閃閃發光，好像很貴。



華忠：精準車工，鑽石切面，力與美的極致呈現。

現。

麗嬪：（不悅）還且還會說話。

華忠：不只會說話，聲音還是悅耳動聽的輕柔女

聲，讓人一上車就難以抵抗。

麗嬪：那你乾脆把結婚戒指，套在車鑰匙上不就

好了。

華忠：嗯……就算套進去，那也不是我的車。

麗嬪：不然你去樓上把那台小模型車拿下來，過

過幾天乾癮也好。

華忠：我才不幹這種事。

麗嬪：你不是很想看那台車長什麼樣？

華忠：我幹嘛跑到別人家去。

（停頓）

麗嬪：我從以前就覺得奇怪，為什麼每次偉奇找

你去他家喝酒，你都不肯。

華忠：我又不傻，爲什麼要去？

麗嬪：難道你一點都不好奇？

華忠：如果我去看，發現他家比我們家豪華氣

派，那我豈不是羨慕又難過得要死！如果

發現他家比我們差，那我就會想讓他羨慕

又難過得要死！到最後，累得要命的人還

是我。所以壓根不去看，才是最聰明的方

法。

麗嬪：什麼歪理。

（華忠意興闌珊地闖上了汽車雜誌，沉默。）

華忠：麗嬪。

麗嬪：幹嘛？

華忠：妳會覺得我很沒用嗎？

麗嬪：還好。

華忠：我是認真的。

（麗嬪看了華忠一眼。）

麗嬪：這個問題我想了十年，一直到最近才有答案。

華忠：……答案是什麼？

麗嬪：算了。

華忠：什麼算了？

麗嬪：不管你有用還是沒用，算了。

華忠：什麼意思？

麗嬪：意思是，就算現在把你殺了我再改嫁，也來不及了。所以不管你有用還是沒用，算了。

華忠：所以在妳心裡，還是覺得我很沒用。

麗嬪：你今天是怎樣，韓劇看太多啊。

（停頓）

華忠：今天看到媽說話的樣子，我很難過。

麗嬪：難過什麼？

華忠：她年紀都這麼大了，還要為身後事煩惱。

麗嬪：這個社會誰沒煩惱？起碼她現在跟我們住在一起。很多獨居老人比她可憐多了，死了好幾個月，才被人發現。

華忠：這些話妳可別跟媽說。

麗嬪：我哪敢。

華忠：想想媽其實也不容易。十七歲一個女孩子糊裡糊塗跟著軍隊跑來臺灣，又糊裡糊塗嫁給我爸，誰知道後來又發生一堆鳥事。

（麗嬪謹慎地觀望四周。）

華忠：誰會那麼無聊偷聽我們講話。

麗嬪：我最近越來越覺得沒有隱私。（頓）其實我一直想問你爸的事。

華忠：我爸是空軍軍人。

麗嬪：這我知道，我是問後來的事。每次看到電



視上重播《光陰的故事》，媽的臉就很臭。

華忠：七十七年開放大陸探親，我爸去了就沒回來。

麗嬪：死了嗎？

華忠：死了還好一點。跑了。

麗嬪：跑去哪？

華忠：誰知道。有天媽突然說不用找了，從此以後，我們家就好像沒這個人。

麗嬪：那媽這次去大陸做什麼？

華忠：我也一直在想這事。她有跟妳說什麼嗎？

麗嬪：她說她不在的時候家裡亂得跟豬窩一樣，還說什麼樣的人住什麼樣的房子。

（華忠笑了起來。）

麗嬪：你笑什麼？

華忠：還好有妳陪著媽，她現在整個人好像脫胎換骨。

麗嬪：她的快樂是踩在我的痛苦上。

華忠：媽其實很喜歡妳的。

麗嬪：希望她不要那麼喜歡我，讓我好過一點。

華忠：如果放她一個人留在嘉義老家，我也不放心。

麗嬪：我知道啦，我又不是那麼沒心肝的人。

上次回去，看到她一個人窩在那棟老房子裡，燈也不開，黑漆漆地一個人坐著，整天盼著你和雅苓打電話回去，我也不忍心。

華忠：那也沒辦法啊。留在嘉義老家，我們怎麼生活。

麗嬪：不知道爲什麼，我總感覺那間又黑又破的房子，靜悄悄地，好像……好像一點一點把媽吃掉了。

華忠：她只是節省，捨不得開燈。

麗嬪：你不懂啦。自從我辭掉工作，一個人整天待在家，這種感覺特別明顯。

華忠：所以妳才願意接媽來住。

麗嬪：不然呢？難道讓她繼續留在那裡啊。

華忠：老婆妳真棒！

麗嬪：豈止是棒，我是偉大！我那些姊妹一聽到

我跟婆婆住一塊，一個個表情好像我得乳癌一樣。

華忠：老婆妳真偉大！（頓）我好像已經快十年沒

送過妳花了。

麗嬪：你錢多啊！你十年前送我的那把，我到現

在還每天拿出來看好幾次。

華忠：有嗎？

麗嬪：你忘了十年前我們第一次認識，你傻呼呼

地從對街跑過來說，小姐想不想辦一張台新銀行玫瑰卡，好好寵愛自己一下。簡直

像個變態！

華忠：妳是我第一個成功的客戶。

麗嬪：我是你最倒楣的客戶。

（華忠摟著麗嬪。）

華忠：妳和媽永遠都是我的責任。

（麗嬪深情望著華忠。）

華忠：怎樣？

麗嬪：剛剛的話你再說一次。

華忠：……妳和媽永遠都是我的責任。

麗嬪：我嫁給你這麼久，第一次覺得你很帥！

華忠：才第一次！

（停頓。空氣裡有某種東西隱隱騷動著。）

麗嬪：（搔首弄姿）……我覺得……有點熱！

（華忠從暗處拉來一支電風扇，按下開關，把麗嬪頭髮吹得一飛一飛的。）

麗 嬪：（氣惱）……好像……是從身體裡面熱出來的……

華 忠：媽媽雜誌上不是有寫，孕婦體溫比較高，所以才容易被蚊子咬。

（麗嬪狠狠盯著華忠。華忠突然意會過來。）

華 忠：喔——我也熱！我也熱！

（華忠的手慢慢慢慢朝麗嬪身體探去，兩人一觸即發。）

彭老太：（門外）要做壞事就小聲點！

（華忠與麗嬪吃了一驚，模樣十分窘迫。）

華 忠：媽妳不是睡了！

彭老太：（門外）天氣熱，我起來倒杯水喝。

華 忠：廚房就在妳臥房隔壁，妳跑到我們房門前做什麼？

彭老太：（門外）這是我家，我不能順便繞一繞啊。

華 忠：妳快回去睡啦。

彭老太：（門外）聽我勸。一人退一步，母子均安  
吶。

華 忠：媽！

（一陣腳步聲遠去。華忠麗嬪兩人對望。）

華 忠：……我還有點熱。

麗 嬪：還熱！我心都涼了！（麗嬪關上床頭燈。）

——燈暗——

### 第三場

（遠處傳來垃圾車的微弱音樂。麗嬪坐在

沙發上，看起來有些茫然無措。）

（彭老太開門入。）

彭老太：垃圾車快來了。

（麗嬭沒有反應。彭老太走近。）

彭老太：今天不用倒嗎？今天不是輪我們去倒資源

回收。

麗嬭：（注意到彭老太）媽，是你啊。

彭老太：我剛剛回來，看到垃圾車已經在前面那個

社區了。

麗嬭：喔。

（靜默）

彭老太：今天十八號。

麗嬭：什麼十八號？

彭老太：今天換我們去倒資源回收，我剛剛不是講

了。

麗嬭：對對，我現在就去。

（麗嬭遲鈍地起身，整個人還是有些恍惚，

彭老太看在眼裡。）

彭老太：不用了。

麗嬭：嗯？

彭老太：妳留在家，我去就好。

麗嬭：媽妳一個人怎麼倒得了？

彭老太：我怎麼倒不了？以前我挺個大肚子照樣清  
早起來打掃燒飯。要是遇上每個月村裡發

米……

（彭老太發現麗嬭毫無反應，看了看麗嬭的  
臉，又伸手去摸麗嬭額頭。）

彭老太：有點燙。

麗 嬪：我沒事。

彭老太：這種小病最危險了，一不注意就會變成大

麻煩，對孩子也不好。（頓）妳手伸出來。

麗 嬪：怎麼了？

彭老太：伸出來就對了。我還會害妳啊！

（麗嬪伸出手，彭老太煞有介事地把起脈來。）

彭老太：嗯……脈象微、軟，欠缺陽氣，不可吹

風。

麗 嬪：我的手跟電腦有什麼關係？

彭老太：我懶得跟妳說，妳待在家就對了。

麗 嬪：那些垃圾怎麼辦？

彭老太：樓下一堆歐巴桑老站在那裡說三道七，我

叫她們幫忙不就行了。

（彭老太往門口走去，又轉身。）

彭老太：妳等等去倒杯熱開水喝。

麗 嬪：我知道。

（彭老太離去。麗嬪又回到開頭時的恍惚狀態，坐在沙發上。）

（過了一會，門外傳來鑰匙聲，麗嬪趕緊起身去開。華忠入，等不及鎖上門，就急著擁抱麗嬪，臉上充滿笑意。）

華 忠：幹嘛急著叫我回來？又跟媽吵架啊？

麗 嬪：不是。

華 忠：今天有好消息。

麗 嬪：我要你問的事呢？

華 忠：先不管那個。妳知道嗎……我升官了！

麗 嬪：升官？

華 忠：從明天開始我就是分行經理了！以後妳想

怎麼買衣服都行，最好整間店都搬回來！而且我一個月薪水多三萬，我們還可以幫媽找塊她喜歡的地！

（華忠高興得停不下來，不停說著。）

麗 嬪：（打斷）那個職缺不是已經給別人了。

華 忠：對啊。妳猜給了誰？

麗 嬪：我不知道。

華 忠：是偉奇！

麗 嬪：那怎麼又會交到你手上？

華 忠：因為偉奇辭職不幹了。我們主任也很驚訝！

麗 嬪：（面露憂懼）他有說理由嗎？

華 忠：沒有。突然就辭了。不過妳怎麼會比我早知道這消息，還打電話來要我確認？

（麗嬪沉默，一臉緊張擔憂。）

華 忠：我也是到今天才曉得偉奇把手上的股票全賣了。辦公室裡的同事都在猜，說偉奇要跳槽到大陸去當臺幹。

麗 嬪：今天早上修房子的師父來過。

（華忠抬頭望。）

華 忠：不錯嘛。補好以後，幾乎看不出來。

（華忠注意到麗嬪的不對勁。）

華 忠：怎麼？修理費很貴嗎？

麗 嬪：師父架梯子上去檢查，才看了一會就說我們的房子是海砂屋，狀況很嚴重。

華 忠：什麼海砂屋？

麗 嬪：所以我們的牆壁和天花板才會老是掉漆，老是坑坑疤疤的，就算暫時補起來，也撐不了多久。

華 忠：鬼扯！一定是哪裡弄錯了，我們再請別人來看。

麗 嬪：他的同事之前來過了。他還當著我的面打

電話回去問。

華 忠：妳不是叫了很久他才來，怎麼會之前來過。

麗 嬪：偉奇叫的。他同事來看過偉奇的房子。

華 忠：難道他也說偉奇的房子是海砂屋。

麗 嬪：偉奇叫他不要講，還給了他錢。

華 忠：妳的意思是……

麗 嬪：但我們買房子前不是有先找人看過嗎？不是說一切都沒問題！

華 忠：對啊，還是偉奇找人來看的，他怎麼可能騙自己！他不只住在這裡，還多買了好幾層。

麗 嬪：我就是這點想不明白。可是我打電話去臺

北市政府建管處問，他們說的好幾項特徵都符合。

華 忠：他們還說了什麼？

麗 嬪：我一聽到他們要派人來瞭解狀況就馬上掛

斷了。……如果負責那個修理的師父講出

去，那我們……（翻找名片）我有拿他的名

片，我們也可以給他錢，要他別說出去。

華 忠：妳先不要慌。

麗 嬪：我越想越不對，我們當初買是低於市價好幾成！可是偉奇不是說沒問題嗎？他還把自己的錢全都投進去了，那是一筆很大的

數目，好幾千萬吶，他怎麼可能拿自己全部身家財產開玩笑！

（停頓）

華 忠：那不是他的錢。

麗 嬪：你說什麼？

華 忠：他根本沒有那麼多錢可以買房子。

麗 嬪：可是交屋的時候他一次付清，沒辦貸款。

華忠：錢是公司的。

麗嬪：公司怎麼會願意借那麼多錢給他？

華忠：公司不知道。根本沒人知道這件事。

麗嬪：那麼大一筆錢怎麼可能沒人發現。

華忠：他後來把買來的房子轉手賣掉，錢補回去了。

（停頓）

麗嬪：所以你早就知道這件事？

華忠：是我發現的。我查帳的時候發現有錯，是

偉奇經手的款項，金額短少了好幾千萬。

麗嬪：你爲什麼要幫他隱瞞？

華忠：偉奇在我面前哭著下跪。而且如果我跟公

司呈報，他會坐牢的。那他這輩子就完了！

麗嬪：結果現在呢？他賣房子存款翻了好幾倍，

我們自己的房子卻快要保不住。而你竟然

還在爲一個他不要的位子高興得要死！

（稍長的沉默。華忠的臉一點點垮掉，浮現難堪窘迫的神情。）

麗嬪：現在怎麼辦？如果我們的房子真的是海砂

屋，該怎麼辦？

華忠：一切都還沒確定，妳不要胡思亂想。

麗嬪：我們把房子賣掉吧！趁現在還沒人知道。

華忠：對方怎麼可能會不找人來檢測！就算他買了，一旦發現房子有問題，我們也推卸不了責任。

麗嬪：那我們去找賣房子給我們的人，要他把錢全都吐出來！

（華忠沒有回應。麗嬪露出笑容。）

麗嬪：對啊！我們把錢拿回來，另外再去買房

子。就算他不願意全部退還也沒關係，頂多我們自己再貼一點！

華忠：錢拿不回來了。

麗嬪：爲什麼？你不是說賣房子的人應該要負責帶責任？

華忠：妳忘了那個賣房子給我們的人說要全家移民。他把整棟公寓都賣了。

麗嬪：我去找人打聽，一定聯絡得上。

華忠：（打斷）他如果早一步知道自己的房子是海砂屋，現在早就拿著錢跑掉了。

（停頓）

麗嬪：所以偉奇和靄玲才會去大陸！是這樣嗎？

華忠：我不知道。……房子的事暫時不要告訴媽。

麗嬪：難道她不知道，就當作什麼事都沒發生嗎？

華忠：她會受不了的，她都幾歲了。

麗嬪：那我們呢？我們也都不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了，怎麼可能再從頭背三十年的貸款在身上。

（麗嬪感到疲倦，摸著隆起的肚子，在沙發坐了下來。）

華忠：我們可以找雅苓商量，她會願意幫我們的。

麗嬪：不用指望你妹。她救不了我們的。

華忠：妳怎麼知道？

麗嬪：她都自身難保了，哪管得到我們身上。

華忠：她在東南亞的成衣廠不是一直都很順利？我想幾百萬她還是有的。起碼讓我們先找個地方安頓下來，或是先找個小點的房子。

麗嬪：你不要做夢了。上個月她打電話來，說想借我們的房子去抵押，給她資金周轉。

華忠：她生意出狀況了？

麗嬪：她已經連賠好幾年，根本沒有利潤。

華忠：但她上次來不是還送給媽一條金項鍊？

麗嬪：你怎麼知道那不是她向媽要錢的藉口。

華忠：妳爲什麼老是對她有意見！

麗嬪：因爲我就是對她有意見！

華忠：妳這樣對雅苓不公平。妳忘了當初我們北

上工作，住在她家快半年，雅苓甚至沒跟我們收房租。

麗嬪：她沒跟我們拿，是知道我們根本拿不出來。她甚至沒想到我們會住這麼久。你以

爲她不想趕我們走嗎？

華忠：雅苓不是這樣的人！

麗嬪：那她是怎樣的人？住在她那裡半年，每天

我都要忍受她有意無意地暗示，暗示我們賴在她家，就像寄生蟲一樣！我甚至連從

房間出去倒水喝都要先想一下。

華忠：那妳怎麼從來都沒跟我說過？

麗嬪：說了又能怎樣？說了我們就馬上有錢可以

搬出去嗎？（頓）你知不知道她打電話來的時候，我怎麼回答她？

華忠：你跟她說什麼？

麗嬪：我跟她說，如果她走投無路，我很歡迎她來借住。

（停頓）

華忠：現在我們要上哪找錢？我們手上已經沒有任何存款了。

麗嬪：（突然想到）你去找小何吧！他不是一直想找你去做期貨投資！

華忠：那是賭博！如果輸了呢？

麗嬪：我們運氣不會那麼差的！賺了錢，我們就可以另外去找一間房子。

華忠：就算要賭我們也沒資金，錢都已經投到房子裡了。



麗 嬪：媽有！她手上還有兩百萬！

華 忠：不可能。我們不能再拿她的錢。

麗 嬪：那你還有什麼辦法？

華 忠：剩下的那些錢是她的命，我們不能動。

麗 嬪：如果我們淪落街頭，媽要去哪裡？還有我

們的小孩怎麼辦？現在我們綁在一起，是

同一條船上的人了。

華 忠：但我們已經賣了媽的房子去付貸款，怎麼

有臉再開口。

麗 嬪：臺北房價那麼高，我們周遭朋友哪個不跟

家裡拿錢。只靠我們自己，要等到什麼時

候！

華 忠：她養我一輩子了，難道我還要繼續吸乾她

的血。

麗 嬪：我們會養她到死，這就像買保險一樣。

華 忠：妳到底在說什麼？

麗 嬪：我不能再回去過寄人籬下的生活！我不

行，我的女兒也不行！無論如何我都要想

辦法保住房子。

華 忠：（大聲）我們不可能去動她的錢！

麗 嬪：爲什麼不行？

（充滿緊繃的沉默，華忠與麗嬪牢牢盯著對方。此時垃圾車的聲音一點一點走遠乃至消失，兩人都沒有察覺。）

（門被輕輕推開，又被悄悄拉回，彭老太的臉在門縫中隱約可見。）

華 忠：妳看看妳現在的樣子。

麗 嬪：我的樣子？你覺得我可怕？很愛錢？

華 忠：錢已經快把妳搞瘋了。我幾乎都要不認識

妳。

麗 嬪：對，我就是愛錢。如果你每天眼睛一睜開

就想到錢，就想到今天、明天、大後天都

要被錢追著跑，一直到死爲止，你怎麼可

能不愛錢呢？

華忠：拿了不該拿的錢，妳能心安嗎？

麗嬪：我管不到那麼遠。

華忠：妳以前不是這樣子的。

麗嬪：因為我以前不住在這裡！我不用拚命工作，不用每天累得像狗一樣，只爲了兩、三萬塊的薪水！以前我們也沒有小孩！

華忠：雅苓離婚自己又帶一個孩子，她也沒跟媽

拿錢！

麗嬪：你怎麼知道沒有？媽的房子被賣掉之前，就已經有好幾次貸款的紀錄了。難道是媽自己去辦的？

華忠：就算是這樣，那也是媽心甘情願給雅苓的。

麗嬪：當然。她這麼孝順，媽喜歡她，大家都喜歡她。只有我是壞人！

華忠：我不是這個意思。

麗嬪：就算我愛錢，我也愛得光明正大！不像有人專做偷雞摸狗的事！

華忠：妳爲什麼一定要把雅苓扯進來！

麗嬪：（憤怒）因爲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她老是裝得可憐兮兮、受盡委屈的樣子！

華忠：那房子的事怎麼說？她願意只分三分之一，剩下都讓我們拿去付房貸。

麗嬪：你知道雅苓怎麼願意只拿三分之一嗎？媽在老家過最後一次生日的時候，她拉著我進廁所，說她可以少拿，條件是媽必須跟我們住，一直到媽死爲止！說完她走出去，還可以馬上跟媽摟著拍照，我看了就想吐！

華忠：我不相信。

麗嬪：那你相信什麼？偉奇嗎？（頓，疲倦氣弱）我要的不多。我只是想要一塊屬於我們自己的地方，這哪裡有錯？

（停頓）

華 忠：我們可以離開臺北。

麗 嬪：要去哪？沒工作沒錢，我們哪裡也去不了！我們只剩下這棟房子了！難道你願意看你女兒跟著我們到處搬家？還有媽呢？  
雅荅不會要她的。

（彭老太推開門，面無表情出現在門口。華忠和麗嬪驚詫，張口無語。）

華 忠：媽……

（彭老太逕自往房間走去，華忠上前想碰觸，卻被關在彭老太鎖上的房門前。）

（過沒多久，彭老太走出房間，帶著一只舊行李箱往大門走去。麗嬪見狀急忙向前拉住彭老太的手。）

麗 嬪：媽，我和華忠剛剛在開玩笑，那些話沒一

句可以當真的！

（彭老太用力甩開麗嬪的手，麗嬪跌落地，摸著肚子露出痛苦表情，然彭老太臉上兇狠憎惡的眼神，讓她不敢再出聲。）

（彭老太走出大門。華忠連忙攙扶麗嬪起身。）

華 忠：妳沒事吧？

麗 嬪：你別管我，快去追呀！

（華忠衝出去，迴盪在樓梯間急亂紛忙的脚步聲傳來，清晰可聞。）

（過了一會兒，華忠又迅速返回，一進門就直衝向電話，拿起話筒撥出。）

麗 嬪：媽呢？

華 忠：她跑到樓上偉奇家，把門鎖死了。我敲半

天也沒人應。

(電話無人接聽，華忠益發焦躁。良久，電話另一頭才有回應。)

華忠：媽，妳先下來，有什麼事我們慢慢

說！……媽，妳說話，不要不出聲啊！……

(失去耐心) 妳趕快下來，妳到人家家裡去做什麼，那不是我們的地方，妳不可以像個賊一樣跑進去！

(華忠把聽筒自耳邊拿開。)

麗嬪：怎樣？

華忠：掛了。

(敞開的門外，傳來另一扇門被開啓的聲音。)

麗嬪：是媽吧！你快去看看！

(華忠又急急忙忙跑出去。麗嬪在家裡來回焦急踱步。不久，彭老太自門外緩緩走回，手上空無一物，整個人失神無語。)

(麗嬪溫柔挽著彭老太的手臂，彭老太雖異常順從，身體卻不住地顫抖。麗嬪自責難過，緊緊摟著彭老太。)

麗嬪：媽，沒事了。妳不用擔心。

(麗嬪探頭，沒有看到華忠歸來。此時天花板傳來腳步聲，細瑣幽微卻又無比清楚。腳步聲四處游移，或駐足停頓，或向某處移去，流連忘返，強烈對比僵在房中央的麗嬪與彭老太。)

(外頭又傳來另一陣關上門的聲音，華忠出現在門口，亦有些恍神。)

麗 嬪：你剛剛在樓上做什麼？

華 忠：……我在收拾媽的東西。

麗 嬪：那東西呢？

（華忠看看自己空無一物的手。）

華 忠：我忘在樓上了。我現在就去拿。

（華忠剛要動身，隨即又停住，想起門已關上。）

華 忠：媽，鑰匙呢？

（麗嬪摸摸彭老太身上口袋，又看了看她的手掌心。）

麗 嬪：媽，鑰匙呢？

彭老太：（稍稍回神）在行李箱裡。

（華忠和麗嬪仰頭，望向天花板。）

——燈光——

### 過場

（黑暗中傳來梯子拖行的聲音。隱約可聞有個人沿著梯子攀爬而上，一鑿一鑿地，鑽挖著天花板，細碎的水泥石屑落下，發出沙沙聲響。不久，挖鑿的動作欲振乏力，無法持續。）

（黑暗中又傳來梯子拖行的聲音，一切復歸平靜。）

## 第四場

（麗嬪清掃地上的水泥石屑，然空氣中卻極其緩慢的，不斷飄散著更多塵灰，彷彿只要安靜一聽，便可以察覺整棟屋子正在悄悄瓦解。）

（麗嬪向上望，目光對準那個看不見的天花板裂口，滿臉憂慮。）

（彭老太坐在沙發上隨意跳選電視頻道，無精打采。）

（兩人間充斥著一種無聲的煩躁。）

彭老太：不用掃了。才幾天而已，修了又壞。那個洞只會越來越大。

麗嬪：家裡到處是灰塵總不大好。（頓）媽，我幫妳倒杯溫開水吧，還是妳要喝熱的桂圓紅

棗茶。

彭老太：不用了。

（停頓）

彭老太：等等播什麼節目。

麗嬪：等等……（看了看鐘）重播連續劇《光陰的故事》。

（彭老太關上電視，坐在沙發上，兩眼發愣。麗嬪走近，坐下。）

麗嬪：外頭天氣不錯，我陪妳出去走走吧。整天窩在家裡不好。

彭老太：我不是說過妳不能吹風。我也不想出去。

麗嬪：喔。

彭老太：雅苓打來了嗎？

麗嬪：……還沒，我沒接到。

(停頓)

彭老太：我這幾天一直在想房子的事。我老覺得這

間房子跟我沒什麼緣分。

麗 嬪：(緊張) 其實……我和華忠也在想，等孩子

出生，也許換個環境。

彭老太：換去哪？

麗 嬪：看媽喜歡。

彭老太：我都這把年紀了，住哪都一樣。

麗 嬪：大一點的房子，住起來會比較舒服。

彭老太：是呀。水往低處流，人往大房搬。但你們

拿什麼搬？

麗 嬪：錢的事可以再討論，主要還是看媽的意

思。

彭老太：(頓，意會)我可以搬回南部。

麗 嬪：媽，回南部妳住哪？

彭老太：隨便一個老鄰居，總會有人肯收留我的。

麗 嬪：妳不能走。妳當然要跟我們住。

彭老太：我如果不在這，你們搬起來會輕鬆得多。

麗 嬪：沒那種事，要走我們一起走。

彭老太：(望著麗嬪)所以妳和華忠看好房子了？

麗 嬪：還沒。

彭老太：那妳急什麼？

麗 嬪：我想……應該快了，不用等太久。

彭老太：再說吧。

(彭老太起身，隱隱覺得有些不對勁，慢慢  
走回自己房裡。)

(待彭老太鎖上房門後，麗嬪拿起桌上遙控  
器，調低音量，收看財經頻道。)

(場上傳來財經頻道主持人聲嘶力竭，極富  
戲劇性的聲音，報導近日暴跌暴漲的黃金  
期貨。前些天，在多方利空消息圍剿下，  
投資人紛紛出清手上黃金，造成期貨價格  
頻頻探底，然因歐債與美股危機，黃金價  
格今日一開盤便殺進二千五百美元大關，

上下震盪高達千元美金價差，引來大批禿鷹投機客。）

（麗嬪看著新聞畫面，臉上有按耐不住的喜悅和興奮。）

（彭老太太房裡傳來翻箱倒櫃的聲音，麗嬪趕緊關上電視，又回復緊張模樣。）

（砰的一聲，彭老太太甩開房門，怒氣騰騰地出現在房門口。）

彭老太：我的存摺和印章呢？

麗嬪：……媽，我又不知道密碼，怎麼可能拿妳東西。

彭老太：（頓，迅速聯想）所以妳叫華忠來拿我的存摺和印章。只有他知道密碼。

（麗嬪沉默）

彭老太：妳怎麼敢……  
麗嬪：媽，妳聽我說……

（彭老太太氣急敗壞，隨手拿了曬衣竿，作勢要打人。麗嬪看了，害怕後退。）

彭老太：妳竟然敢像個賊一樣，到我房裡偷東西！

麗嬪：媽，妳先聽我解釋……

彭老太：我今天要是不教訓妳，誰曉得妳以後還會幹出什麼事來？

麗嬪：不是這樣的。

彭老太：妳要是不服，就給我滾出去！跪下！  
麗嬪：我……

（麗嬪漸漸氣弱無聲，挺著肚子，吃力地跪下。）

（彭老太太大口喘氣，疾步向前，揮揚起曬衣竿。）

麗 嬪：（舉手阻擋，大叫）錢已經變兩倍了！

（彭老太遲疑，舉起的手停在半空。）

麗 嬪：（餘悸猶存）媽，你的兩百萬已經翻了一倍，變四百萬了。

（彭老太慢慢放下曬衣竿，一臉疑惑，雙眼仍緊盯著麗嬪。）

（麗嬪見狀，趕緊從地上站起，小心翼翼地靠近彭老太。）

麗 嬪：是真的！華忠把錢拿去投資黃金期貨，今天漲了整整快一千美金，我們等於現賺一倍！原本想把錢拿回來再跟你說，讓妳好好開心一下。

（彭老太看著麗嬪，整個人有些動搖。麗嬪

拿起遙控器轉開電視，財經主持人高昂的聲音又開始激昂講述著。）

麗 嬪：媽妳看，那條紅紅的線一直往上跑，跑越高我們賺越多！還不只這樣……（低壓音量，湊近彭老太）華忠的朋友小何說，這些都還是小意思！真正賺錢的，是私下借貸給那些沒錢又想搶買股票的人，那利息高得嚇人吶！小何說只要看準時機把錢放出去，戶頭裡幾千萬幾千萬在往上跑都不是問題。

（彭老太坐了下來，整個人毫無頭緒，一臉木訥。麗嬪關上電視，跟著坐下。）

彭老太：真的啊？

麗 嬪：當然是真的！有了錢，別說買塊妳喜歡的墓地，妳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彭老太：那我們可以回大陸蓋間大房子，再把雅苓和小孩也接來一塊住！

麗 嬪：有了自己的房子，妳想讓誰來住都可以！

彭老太：真的是我說了算？

麗 嬪：一切都依照妳的意思。

彭老太：（微笑）如果真是這樣，大陸老家那些人會

多羨慕我啊！

麗 嬪：他們肯定恨得牙癢癢的。

彭老太：現在手上沒個幾百萬、幾千萬，回去他們

連瞧都不瞧妳一眼，跟以前比起來，差遠了。

（彭老太露出釋懷笑容。）

麗 嬪：這幾天我死盯著電視看，一顆心和眼睛都快掉出來了！

彭老太：現在金子正火熱，前天我才看到妳鄰居陳媽媽到銀樓去賣金鍊子。

麗 嬪：她缺錢啊？

彭老太：她想換一顆鑽石戴。

麗 嬪：她上次不是才拿鑽石換金子！

彭老太：越換越小啦，都是貪心害的。（笑）上次我回老家去，才聽說有個老頭拔嘴裡的金牙去賣，後來發現那是鍍金的，不值錢。最後裝不回去，連話都說不清楚，整天唧唧呀呀的。

（兩人對看而笑。）

麗 嬪：媽，有了這筆錢，妳想怎麼用？

彭老太：我就想我們一家人可以回大陸去，買棟房子，安安分分地住下來。

麗 嬪：一定可以的。有了錢，想去哪都行。

彭老太：那妳呢？有了錢，妳想做什麼？

麗 嬪：（一時語塞）我……我希望我們一家人可以待在一起，有一個自己的地方。（頓）華忠

很辛苦，他也不年輕了。

（彭老太溫柔握住麗嬪的手。）

彭老太：傻孩子，我們現在不就是一家人住在一起。

麗嬪：是啊，就只差一點點了。

彭老太：（頓）華忠呢？怎麼還沒回來？

麗嬪：快了。中午一過，交易應該就已經結束了。

彭老太：他這次真讓我刮目相看！平常唯唯諾諾，

老一副怕事的樣子。

麗嬪：必要的時候，他還是很靠得住。投資期貨

這種東西就像賭博，一押錯邊，就什麼都沒了。

彭老太：妳說奇不奇怪。早上我還在想往後日子該怎麼辦，現在突然都解決了。

麗嬪：等華忠回來，我們就可以開始計畫怎麼用

那筆錢。

（門外傳來鑰匙轉動的聲音。）

彭老太：說人人到！

（彭老太連忙起身，走向正打開的門。）

華忠：我回來了。

（華忠面無表情地出現在門口，手上提著行李袋，看到彭老太笑著走來，一時有些錯愕。華忠的視線越過彭老太，與麗嬪對上。像是明白了什麼，麗嬪笑著的臉一點一點垮掉，紅了眼眶，坐在沙發上一言不發。）

華忠：（對麗嬪）對不起，我還是沒辦法。

彭老太：奔波一早上，累了吧。我去幫你倒杯水。

華 忠：媽，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跟你說……

彭老太：沒關係，麗娟都告訴我了。

華 忠：麗娟都告訴你了？

彭老太：我一開始聽到簡直氣瘋了。

華 忠：對不起。

彭老太：我明白你們有自己的苦衷。現在有好結

果，我不會怪你們的。

華 忠：媽，這是妳的東西。

（華忠把行李袋交給彭老太。彭老太打開看，裡頭裝了一疊疊鈔票。）

彭老太：（數了一下）怎麼才這些？不是說賺了一倍，變成四百萬了。

華 忠：什麼四百萬？

彭老太：這裡只有兩百萬，你把賺的錢拿去存起來了嗎？

華 忠：錢全都在這裡了。

彭老太：麗娟說黃金大漲，我們賺了一大筆錢。

華 忠：黃金一開始跌了很多，後來才漲上去。

（頓）但是我沒有買。

彭老太：爲什麼？

華 忠：因爲那是妳的錢，我不能動。

彭老太：都要漲了，你爲什麼不買？

華 忠：如果跌了呢？錢可能會一毛都不剩。（頓）我在那裡看到好多人賠掉一生積蓄，跪在地上，哭得像孩子一樣。

彭老太：所以你就跑回來了？

（華忠沉默。彭老太氣得捶華忠手臂。）

彭老太：你怎麼這麼沒用！連要做件壞事你都一塌糊塗！

（華忠毫不還手阻擋，任憑彭老太發洩，直

到筋疲力竭。三人無言以對。)

麗 嬪：都到了這個地步，隱瞞也沒用，說吧。

華 忠：就算媽知道又能怎樣？

麗 嬪：那你想怎麼辦？我們已經沒有別的路可走了。

華 忠：我不可能再拿錢去投資，這行不通的。

(麗嬪怒瞪華忠，華忠眼神閃避。)

(麗嬪吸口氣，準備對彭老太太全盤托出。)

麗 嬪：媽，很快我們就得搬家了。

彭老太太：搬去哪？現在什麼都沒了，我們能搬去哪

裡？

麗 嬪：我們一定得搬，這裡沒辦法再住下去了。

彭老太太：好好的，爲什麼要搬？一開始如果不是妳想搬，今天就什麼事都沒有了！

麗 嬪：(怒) 妳難道沒有看到那個洞越來越大？這

房子是一間海砂屋，住不了人的。

彭老太太：我們不是在這裡住了很久，爲什麼住不了人？

麗 嬪：妳不懂。如果房子的事傳開了，我們一樣會被搬走。

彭老太太：誰會要我們搬？這是我們買的房子，憑什麼要我們搬？

麗 嬪：現在已經沒有辦法了，我們只剩下妳手上那筆錢。

(彭老太太忽然眼神一變，兇狠地盯著麗嬪，又看了看低下頭去的華忠。)

(彭老太太一把搶過放在桌上的行李袋，緊緊護著。)

彭老太太：這是我的錢，不是妳的。

麗 嬪：我知道，我們以後會還給妳。

彭老太太：兜了這麼大一圈，說穿了妳還是在打我的

主意。

麗 嬪：如果不是已經走投無路，我們也不會動妳的錢。

彭老太：把我的錢拿走之後呢？你們就可以把我一腳踢開了。

麗 嬪：妳在說什麼？

彭老太：什麼投資、什麼房子有問題！這一切都是妳的把戲！

麗 嬪：媽，我知道妳很難接受這狀況。

彭老太：打從一開始就是妳在背後搞鬼！如果華忠不來臺北找工作，我們也不會搬來這！賣了我房子，把我接來住，再一點一點地挖我的錢，這都是妳算好的！現在總算露出馬腳來了。

麗 嬪：妳到底在說什麼？華忠不來臺北找工作，難道一輩子待在嘉義鄉下嗎？

彭老太：那也好過我們現在這個樣子。

麗 嬪：現在說什麼都沒用，我們要趕緊解決問

題。

彭老太：如果沒有妳，這一切都不會發生！我一開始就反對華忠娶妳，但他不聽。

麗 嬪：如果我沒嫁給他，我現在也不用站在這裡讓妳罵！

彭老太：我說錯了嗎？

麗 嬪：憑良心講，我對妳都沒有對我自己親生媽媽那麼好。

彭老太：那是因為妳有目的。如果我什麼都沒有，妳會一樣對我好嗎？

麗 嬪：如果不是我，妳現在還待在那間破房子裡。

彭老太：那房子再破也是我的。

麗 嬪：那妳就一個人住在裡面吧。

彭老太：我的房子已經被妳賣掉了。

（停頓）

麗 嬪：別忘了，妳的乖女兒也贊成賣房子。她也分了不少錢走。

彭老太：你們沒一個是好東西！整天想把我吃乾抹盡。

麗 嬪：起碼我們還養著妳，妳女兒連妳電話都不願意接！

彭老太：不靠妳，我也能活。

麗 嬪：那妳去找雅苓吧，看她要不要妳！

（彭老太猛地甩了麗嬪一巴掌。儘管淚流不止，麗嬪仍倔強地瞪著彭老太。）

彭老太：下賤東西！等以後妳女兒長大，她也會這樣對妳的。妳等著看吧！

（麗嬪轉頭望著仍舊沉默的華忠。）

（麗嬪艱難地轉身，護著自己的肚子，慢慢走回房裡。）

（彭老太疲憊萬分地坐下。華忠走近，想說些什麼，卻始終沒開口。）

彭老太：你回房看看麗嬪吧。（頓）我知道她對我好，我只是……

（彭老太沉默，開始用手不斷抹掉臉上流下的眼淚。）

彭老太：這次回大陸，我去上了你父親的墳。他是年初走的，跟他大陸的老婆葬在一起。其實打從他回大陸探親，我就知道他不會回來了……那塊墓碑雖然又破又舊，還是寫上了他跟那個女人的名字……我站在那裡，忽然覺得自己像個賊一樣，跑到別人家裡去，最後又被趕了出來……

（彭老太把行李袋緊緊抱在胸前，像是抱著

## 過場

一根浮木。）  
（華忠望著彭老太，整個人愣愣地，抽了張面紙攥在掌心，緊握成拳，過一會，又伸手去抽了張平整柔軟的面紙。）

——燈光——

（深夜。黑暗中傳來謹慎小心的開門聲，隱約可聞有雙緩慢步伐移動著，走到某處，取了梯子後一點一點拖行，架好，接著緩慢攀附其上。經過一陣窸窣窸窣的動作聲響後，一個東西落地，過一會，梯子搖晃不穩，另一個更加渾重的物體落下，發出悶悶的響聲。）

## 第五場

（燈漸亮。一張彭老太的黑白照片自幽暗中浮現，襯著搖曳閃爍的燭火，連同被裝在木盒裡的骨灰罈，被安放在房中央的簡陋靈堂上。麗嬪跪在地上，一張接著一張地燒冥紙。華忠進進出出，把一些家具從房裡清出去。整間房看起來空了很多，除了祭祀用品和一棟紙紮的小巧房舍，幾乎一件東西也不剩，然而華麗的吊燈仍突兀地懸在天花板下，一點光也沒有。）

（搬完最後一件家具，華忠回到房裡，抹抹汗，坐在地上休息。）

華忠：把東西清完以後，家裡變好大。他們明天會來載，一車一萬三，錢已經給了。（頓）

水電瓦斯我也去辦了，就到後天。

麗 嬪：你剛剛出去有看到鄰居他們嗎？

華 忠：有，也有記者，不過已經少很多了。找不到偉奇的人，他們就算靜坐抗議到死也拿不到賠償的。

麗 嬪：昨天你不在，他們一群人還兇巴巴跑來家裡，說你一定知道偉奇去哪了。

華 忠：如果知道，我們還會待在這裡嗎？

麗 嬪：後來他們看到媽的照片就走了。

（華忠轉頭，望著彭老太的照片和骨灰罈。

兩人沉默。）

華 忠：媽最喜歡木頭房子了。以前她老愛說木頭

蓋的房子是活的，聞得到家的味道，會跟  
人一起變老。

麗 嬪：都是因為我說了那些話，媽才會……

華 忠：（打斷）其實以前眷村的房子小得要死，才

十幾坪擠一堆人。

（華忠隨意拿了幾個擱在地上的飲料罐，排  
在自己周遭，圍出一個小空間。）

華 忠：妳知道嗎？我跟雅荅還要輪流出去玩，不  
然待在家裡連走個路都會撞來撞去！而且  
很多東西都放在地上，要小心不能踩到！

（華忠看著圍在身旁的罐子，笑了起來。）

華 忠：我到現在還是不明白。那時候家裡窮什麼  
都沒有，卻感覺什麼都有了。

麗 嬪：是呀。哪像我們現在什麼都有，卻好像一  
樣東西也留不住。

（麗嬪抬頭看吊燈。）

麗 嬪：結果這盞燈也不亮了。好像自從媽出事以後，就一點光也沒有。

華 忠：可以叫人來修。這盞燈還是我們的，沒有賣。

麗 嬪：修好了又怎樣。已經不需要了。

華 忠：妳還有我，還有小孩，我們一家人都在一起。

麗 嬪：如果媽也在就好了。（頓）我一直想不通，爲什麼媽半夜要爬到梯子上去，還帶著空的行李袋，最後摔了下來。

華 忠：媽會不會是想到樓上去。

麗 嬪：就算那個洞越來越大，她也過不去。而且在整理媽東西的時候，我發現那些錢都不見了。

華 忠：……就當沒了吧，不用去找了。

（停頓）

麗 嬪：這幾天我想過了。我們可以從頭開始，不會太晚的。

華 忠：嗯。

麗 嬪：……我打給雅苓了。她雖然狀況也不好，但願意再讓我們去住。

華 忠：不用了。我們不去雅苓那。

麗 嬪：我們要離開臺北嗎？

華 忠：對。

麗 嬪：回南部的話，你工作怎麼辦？

華 忠：我們不回南部。

麗 嬪：那要去哪？

華 忠：大陸。

麗 嬪：去大陸？

華 忠：我答應過媽，無論如何要帶她回去，回大陸老家。

麗 嬪：可是我們依照現在的狀況……

華 忠：我拿了公司的錢，有幾百萬。

(兩人對望，華忠顯得沉著且毫不遲疑。稍長的一段沉默。)

華忠：他們明天就會發現。現在還有幾個小時，

天一亮我們就走。

麗嬪：護照怎麼辦？

華忠：我已經都辦好了。(頓)回大陸安置好媽以後，我們就找個地方重新開始。

(麗嬪環視房子裡的每個角落。)

麗嬪：……等我們一走，這間房子就空了。

(麗嬪仰頭，望著天花板的裂口。)

麗嬪：我們上去吧。

華忠：上去？

麗嬪：他們不會回來了。反正只剩幾個小時，我

們可以暫時把自己忘了。

華忠：(笑)好，暫時把自己忘了。

(華忠和麗嬪協力把梯子架起，開始一鑿一鑿地挖著天花板，大量砂石紛紛落下，直到兩人露出滿意的笑。)

(麗嬪回房收拾，拿了一只行李袋，連同彭老太的骨灰一同運到樓上。)

(麗嬪和華忠沿梯子攀爬而上，一點一點地消失在屋子裡，彷彿被裂口吞噬。)

(燭火熄滅，樓上燈光燦燦，沿著裂口灑落一道光圈。)

(樓上傳來華忠與麗嬪交談聲音。)

華忠：妳要小心那個洞，別摔進去了。

麗嬪：乾脆把洞封起來吧。

(樓上傳來一陣推移敲打聲響，光圈剩下一

半，掉下更多砂石，甚至連天花板懸吊的燈飾也開始傾斜、搖晃，此時一張鈔票自燈罩上掉落，隨著益發強烈的敲打晃搖，有更多鈔票自燈罩落下、盤旋、無聲墜地。）

麗 嬪：要把洞封死嗎？

華 忠：反正我們也不會回去了。

（光圈消失，屋內陷入黑暗，只有敲打聲又持續了一會。）

（一切復歸平靜，只偶爾聽見非常細微的笑聲人語，從樓上傳來。）

（全劇終）

---